

## 鲜活的夏天

■ 靳玲

着,分不清天和地。哥哥把我牵上岸:“妹妹,咱们回家了,让外婆做鱼吃。”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哥哥回到家。

外婆做的鱼真好看,几条小鱼一溜摆开,撒着葱辣椒,香味扑鼻。“妹妹,哥哥先给你挑刺,不然鱼刺会卡嗓子。”哥哥拿个小碗,挑了一条最大的鱼,筷子一点点把鱼肉翻开,把小鱼刺挑出了,每挑一根,就说:“鱼刺多尖呀,不能吃嗓子里。”

我第一次吃鱼,鱼真好吃,肉细嫩,味鲜美。外婆疼爱地看着我:“好吃不?”我直点头。“哥哥再去抓。”“不要,我不吃了。”我尖着嗓子叫。“为啥?”我不知道为啥,反正我不想吃了。“哥哥带你上山摘花。”外婆说:“不能去树林里,会迷路。”哥哥说:“我们就在屋后的山脚下。”

这里的山陡峭,树满山,枝干遒劲,缠绕。树林里花红摇曳,挠着我心,心痒痒得厉害,眼睛被勾着:“我们只采一朵,采一朵就出来。”哥哥牵着我进树林。

树林静悄悄,走进去,就成了迷宫。哥哥滴溜溜转动着眼睛,我能听到他出气声。我往他身边靠靠。“别怕,有哥在。”“我们出去。”“哥在找出去的路。”走来走去,我们好像又回到原路。我腿发抖,哥哥头上脸上全是汗。我拉住哥哥,一条蛇盘卧在面前,舌头鲜红,舌尖分个小叉。哥哥也看到了。我突然想起我妈的话。我妈说算命先生说我是蛇变的,蛇伤谁都不

会伤我。我挡在哥哥面前。“妹妹,退后。”哥哥的声音发颤,身体哆嗦。我看着那条蛇,大气不敢出。哥哥搂紧我的肩,仿佛一松开,他会倒。蛇朝着我们看了又看,终于爬走了。“哥哥,蛇走了。”哥哥脸上全是水珠,裤子湿了一大片,他尿裤子了。

“妹妹,幸亏有你。哥哥会好好疼你。”我重新牵起哥哥手:“我们回去吧。”哥哥攥紧我的手:“哥带你出去。”

哥哥领着我深一脚,浅一脚地走着。黑雾从树林里升起,我又累还饿。渐渐地树林里伸手不见五指,一片树叶掉落声都令人毛骨悚然。“我怕。”“妹妹不怕,有哥在。”我抱着哥哥腿,他的腿发抖。“我走不动了。”“哥背你。”我趴在哥哥背上,哥哥一步一步往前爬。他说他读过一本书,遇到这种困境,停下来就是死。他不想死,妹妹也不能死。

我被嘈杂声叫醒,哥哥靠在一棵树干上,怀里抱着我。“哥哥,哥哥。”我摇晃着哥哥。哥哥双眼紧闭。我“哇”哭出声。“快把孩子背回家。”有人说。外婆的哭声:“总算找到这两个孩子了,老天有眼。”

后来我和哥哥再也不敢进树林了,但山上山下的花丛里,绿油油的稻田边……可没少拽住我们的身影。以后无论在哪,只要夏天咳一声,那年夏天便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。

## 以梦为舟,奔赴山海

■ 李海梅

夜很黑,似乎找不到光亮。爷爷携幼稚的我到大榕树旁——印象中,那很亮很亮,似乎遗落人间的萤火虫,点缀着那棵树。萤光映入爷爷原本暗浊的眼眸,像燃起了点点星火。他微笑着说:哎,小云,你知道梦想是什么吗?我歪了歪头,伸手想抓住飞到眼前的星光,而那星光骤然离散。手一推,空的。爷爷拍了拍我的头,捉住我那摊开的手,说:梦想啊,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……

听大人们说,爷爷很喜欢写作……但最后,他那原本执笔的手扛起了犁耙转身向背后的田地走去,而身后,是漫天飞舞的纸屑。

稍大些,爷爷带我去各种各样的地方。他嘴里总念叨着我认识的诗句,但我却被它们感染了,嘴上总像模像样跟着念几句……好像从那个时候起,什么东西在我心中萌芽了。

上了初中,我也开始疯狂迷恋着写作。爷爷常带我去那片田地,说:你来描写几句关于土地的话。他总是会提出更好的建议。问他窍门,他却摇头说,只是热爱罢了。

后来,我认定,爱一样东西,要倾尽最大的热爱。上课时,我总望向窗外,手里拿着笔,不断描摹着景色。

暖风徐徐,抱着树的懒洋洋的胖蝉,摇晃着枝叶。飘散的绿色猛地与天空的蓝,云朵的白撞上,掀起一番惊心动魄。

兀地,一抹白在余光里闪过,落到书桌上。转头,是老师皱起的眉头。我习以为常地笑笑。

退步的红灯向我发出警告,我不以为意。那天,我在教室里埋头学习的时候,突然一抹瘦削的影子映在窗前。我心里一惊,起身出去。最近怎么样,他似是不经意地问。我一怔,低下了头,他拍拍我肚子说:问你在学校吃饱没呢。心一松,点点头。“那就好……我当年啊,喜欢写小作文喜欢得不得了,但是我要考虑我家的困窘,不能只为了自己的梦。唉,当不了大文学家,当个土地散文家也不赖。”他笑着说。我不理解,为什么突然说这些。

他仰起头,又说,学习兼顾好了,梦想还会远吗?那一霎,我想起了我们在田间写作的情景——他眼中总闪着光。

我明白了,忽觉自己错得离谱。重回教室,步伐却不似以前那般虚浮了。冥冥之中,好像什么变了,但好像又没变……放开作文纸,英文字母在雀跃地欢呼……

从此,以梦为舟,奔赴山海。

## 在秋天里

■ 荔木子

那一夏的流火

把泪水烘干

那呼唤和呐喊

烫成赭红的叶子

梦已经斑斑驳驳

影子不再装饰风和月

这片残阳

携来风的那点温柔

相许在这秋夜

经年留下的痛

滴成雾霜

春天那朵花也死心了

果实藏满皱褶

收获带上虚伪的赞美

种子成为无期的希冀

再难找回的自己

埋进了秋色

在秋天里

伤口一再重长新枝

梢头裹紧想念

默默淌血的叶子

看似坦然



梦幻夜鉴江 ■ 冯裕祥

## 深夜里的五味杂陈

■ 谢钰琴

多年过去了,所有热爱,初衷不改。

周遭一片漆黑,只有微弱的车灯在寂寥的公路上倔强前进。

这座城市不大,人心却深,朴素无华这个词在此刻却让人感触良多。

大城市里,车水马龙,灯红酒绿,尔虞我诈,扑朔迷离,小城市又何尝不是?

大城市里,藏着满满的游子梦,多少人自信满满,多少人忧心忡忡,几许一朝得志,几许一朝梦圆。背井离乡只为功名成就衣锦还乡。

年月里,多少单纯和真诚在迷失?很多人结伴而来在芸芸众生之中脱颖而出却是戴着厚厚的伪装。

这些年,一路颠沛流离,到头来只想轻描淡写,淡淡一句:冷暖自知。

夜,不管多黑,总会褪去,黎明无论多迟,终究到来,无可厚非。

看着玻璃窗里模糊的影子,亮着的手机,凌乱地诉说着此刻的心情。

远去,掠过身后的是昨日的故事,或是前一刻的记忆,缘分深浅我都不想去衡量,世事通不过都如梦一场。

梦,是的,摇晃的路途让人好生睡意,朦胧里仿佛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,醒来,却是什么都记不起,其实想不起,也甚好,至少不必烦恼谁与谁之间的种种故事。

时间教会了我们撒谎,平日里笑得没心没肺,其实心里的痛只有自己懂得。

一首歌,也许只是爱上了某些句子,刚刚好触动心中那根弦。

一首诗,也许也是看中了它的旋律,恰好吟出心底曾经的温馨。

很多戏,看着笑着,便哭了,因为懂了。

我们都不想长大,都不想离开,但都身不由己,若有来生,就让我们陌生,你擦肩,我路过。

倘若可以,来生做一条金鱼吧,那七秒的记忆,应该总是快乐的。



插花 ■ 芳芳

快捷投稿  
扫码关注